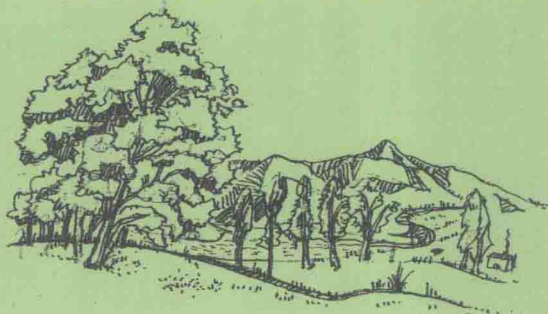


陈莉青◎著

是谁开出了 一片绿洲

◆ 漓江出版社



是谁开出了一片绿洲

陈莉青◎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谁开出了一片绿洲 / 陈莉青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07-6693-1

I. ① 是… II. ① 陈… III.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 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387号

是谁开出了一片绿洲

作 者 陈莉青

责任编辑 甘智洪 陈植武

美术编辑 林晓鸿

责任监印 杨东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电子信箱 ljcbcs@163.com

<http://www.lj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693-1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

我还在桂林的时候，远山兄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写一个序，我欣然应允。他立即把文章的样张发给我了。

在敲下键盘之前，首先申明，这些文字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作者也素不相识。我从邮箱里面把文件下载出来，细细地品读。这本书前一部分是散文，后一部分是诗歌。描述了作者支边新疆的军旅生活，支边生活结束辗转北京，然后作者回到自己的家乡蕲春。这些文字基本上描述了作者的人生轨迹，字里行间融入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这本书凝铸了作者一生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这么一部集子，是一种享受，如大鱼大肉后的一杯清茶。

文学的真谛是真与爱。文学的真来自生活，能够客观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源。但是文学的真要高于生活，作者通过在兵团植树造林，开会，在筒校教学，去六乡等亲身生活的体验集中性、典型性、普遍性地展现了大漠风光的风土人情。大漠的粗犷豪迈，兼有江南的花果飘香，支边青年的青春活泼，一幅幅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亲身经历，体现了支边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当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北京生活，描写得如海底针一样的细腻，跟大漠支边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是反映一个时代的差别。作者享受这家庭之乐，儿女的孝敬让作者欣慰。四川女人的描写，为了生活北漂，受人歧视，为了生活，为了小孩的上学，她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支撑”下来了。作者对这个朴实、勤劳又不“入时”的妇女描写得细致入微。这

个普通的妇女是一个典型而普遍的农村妇女的代表。最后作者的笔墨转移到自己的家乡蕲春。或许是灵魂的回归，作者看到眼前的蕲春，联想到儿时的往事，忆苦思甜，如饮一坛老酒，意味深长。

诗歌是文学的童年。诗歌的语言如同儿童一样童真，作者用一种朴质而活跃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对大自然的讴歌和热爱，对过去的美好回忆。现当代诗歌很少有人去读，并不是人人都利欲熏心，而是读不懂。自从胡适先生第一首白话诗的出现，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道貌岸然，搞些晦涩难懂的东西，大家都读不懂，自认为是好诗，自认为的一种特定意义，拿出去搞高深的解读，很多“大学教授”也附庸风雅，自我“高深”，跟着“晦涩”。我自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写文章如做人，文章写到极处无有它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它异，只是本然。本书的诗歌，平淡而不缺乏意境，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不觉自醉。

是为序。

唐风

2013.3.26于北京

目录

戈壁滩上

- 002/ 林带千百里
- 008/ 开会
- 013/ 戈壁上一股清泉
- 026/ 去六乡
- 031/ 挑水
- 036/ 葡萄瓜果甜又甜
- 046/ 胖子
- 057/ 且听松吟
- 064/ 右邻
- 071/ 最后的晚餐

皇城根下

- 078/ 走进北京
- 085/ 冠军的微笑
- 089/ 华北大平原
- 091/ 那个女人
- 100/ 晨跑
- 106/ 红梅花儿开
- 111/ 飞雪迎春到

长江岸边

- 116/ 大美蕲春
- 121/ 乡音难改
- 126/ 一树珠帘
- 128/ “顶戴花翎”
- 135/ 一束阳光
- 137/ 我的度假村
- 151/ 走在春天里
- 153/ 三月里的小雨
- 155/ 橘红色的黄昏

诗歌

- 162/ 站在三月的天空下
- 172/ 四季之歌
- 179/ 长江三峡
- 195/ 树
- 215/ 家乡的河
- 225/ 怀想白杨林
- 231/ 中国雪乡

戈壁滩上



林带千百里

“坐上大卡车
戴着大红花
远方的青年人
察布查尔来安家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伴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

一九六四年底，当我们这批武汉支边青年跨进军垦农场时，场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唱着这支优美、欢快的曲子欢迎我们的到来。听着这支散发着浓郁的新疆民族气息的歌曲，我们一群头戴黄军帽、身着黄军装的年轻人顿时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尽管黄军帽上没缀红五星，黄军衣上没缀红领章，但那一刻我们也为自己走进了担负着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军垦农场、融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座革命的大熔炉，感到了一份责任的重大，感到了人生序幕即将拉开时的庄严和神圣。

很快地，我们也学会了这支歌。

“.....

不敬你香奶茶
不送哈密瓜
敬你一杯雪山水
盛满了知心话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伴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

坐着老牛车，高唱着这支歌，我们被分往了各连队。我们发誓要为边疆的建设贡献青春的热血和汗水。

“沙枣花是什么样的？”

上工第一天，在修支渠的工地上，我忍不住向指导员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沙枣花，一种香味很浓的花啊！”指导员回答说，“好好干吧，小鬼，等渠道修起来，条田平整好，明年开春，我们连就要修公路和林带了！”

“林带里是种沙枣树吗？”我问。

“种白杨和沙枣。我们不仅要把万古荒原改造成万亩良田，还要营造起一道‘林带千百里，绿树映蓝天’的风景……哈哈，那将是属于我们建设兵团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啊！到那时，你就可以闻到沙枣花的芳香啦！”指导员说这话时，笑得特别爽朗，特别自信。

“.....

察布查尔安下家
红旗卷黄沙
战斗的生活最幸福
革命青年志气大
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

怀着对沙枣花的憧憬和神往，进疆后第一个严寒的冬季，《送你一束沙枣花》这支歌儿伴随着我和我的同伴们在铺盖着皑皑白雪的荒原上与老军垦们一起，修筑了一条条隆出地面的渠道，平整出一块块宽广无垠的条田，还修筑了从连队通往场部的公路。这时，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天已渐行渐远，我们终于迎来了进疆后的第一个春天。

冰雪消融后的农场大地是丰腴而肥沃的，原来这是一片黑土地！但即使是这样，当春天的察布查尔第一次闯进视野，我的眼睛还是湿润了。那一望无际的荒凉，一望无际的沧桑，一望无际的豪放牢牢锁住了我的眼睛，铺天盖地地占据了我整个心灵。亿万年来沧海桑田的演变呈现在眼前的西域风光似乎只有这茫茫古原了。飘飞银絮的芦苇、于料峭寒风里抖索的芨芨草以及伊犁河荒滩上的骆驼刺只是它无边胸怀上小小的缀饰而已，甚至连横亘远方的天山山脉都无法界定它的无边无际。我的心在那样的广袤、开阔与那样的莽莽苍苍里不禁震颤了，有些喜悦地震颤了。我，庆幸自己的双脚能踏在这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古老原野上，我的心灵似乎找到了可以驰骋的疆场。

“指导员，什么时候种树呀？”

公路竣工的那一天，我按捺不住对沙枣花的渴望，又一次向指导员打听。

“哈哈，春天来了，沙枣花还能不开放吗？”指导员朗然大笑，“不过，小鬼，到时候我们可得赛一赛，看谁植的树多！”

“行，一言为定！”想到就要亲手栽下沙枣树了，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我爽快地接受了指导员的挑战。

植树战幕拉开了，每日晚饭后的工余时间奔赴公路两侧挖掘树坑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突击队员。这是一场多么激烈而又令人欢欣鼓舞的突击战啊！耳边没有号角的嘹亮，你的心灵却能感受到向荒原进军的号声已吹响；耳边没有战鼓的咚咚声，而你的心灵却能感受到向大漠宣战的鼓音是多么有力而铿锵。其实根本无须用“赛一赛”的形式来激发战斗的豪情，每一位献身边疆建设事业的年轻人就是猎猎飘扬在辽阔的瀚海间的一面面旗帜；每一面旗帜都在呼啦呼啦地招展，那是年轻的共和国一代拓荒人的信念和

追求，那是年轻的共和国一代创业者的理想和执著。青年突击队特别能战斗，公路两侧的林带平整以及树坑的挖掘可以说是以破历史记录的速度提前完成，只等连长一声令下，就将树苗植入树坑。

兵团人最擅长的是大兵团作战，植树也不例外。

两位班长牵一根长绳，长绳上事先用十根红布条按树苗的间距系好，全班人员齐上阵，一人拿一棵树苗对准红布条，另有一人填土。横直竖齐，军垦人自有军垦人的栽法！一排树共十棵，二十二人的协同完成。我当然首先占据靠近支渠旁一行的位置，因为只有那一行栽的才是沙枣树。

我的手终于触摸到了沙枣树，原来这是一种像大多数灌生树木一样矮小、不挺秀，甚至有点土的树。“沙枣花要到初夏才开，它的花朵细碎如米，是金黄色的……”不知何时，指导员扛着铁锹来到了我的身旁，他放下铁锹一边往坑里填土一边说，“别看沙枣树不起眼，它却是极少的，能在戈壁滩上生存下来的树。它扎根北方，‘受命不迁’，‘更壹志兮’，面对恶劣的环境也不后退，很像镇守边关的卫士……”

听着指导员的这番话语，突然间，我悟出了为什么我们刚来农场时，文艺宣传队唱起《送你一束沙枣花》这支歌欢迎我们。原来沙枣花不仅仅是以浓郁的芬芳为人称道，而且还因为它那耐旱耐寒的抗风抗沙抗盐碱的品性啊！

指导员弯下身去认真地填着每一锹土，不时地直起身子用瞄准机枪靶心一般的眼神来瞄准林带里刚刚栽下去的每一行每一排树苗的齐整，不允许一棵小树旁逸斜出。他的两鬓已经斑白，原本古铜色的脸庞经大漠风霜沙尘的侵袭更显粗糙和黝黑。两只握着铁锹的粗大的手，青筋暴跳着，却是那么有力量。脚踩结踩紧……看着指导员瘦削而挺直的身影，我忽然觉得，指导员，他，不正是一棵沙枣树吗——在解放新疆的剿匪战斗中，指导员立过赫赫战功，至今身上还留有中弹的创伤。新疆解放后，指导员随部队由“转战数万里”归宿于“屯垦在天山。”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握惯了枪的手，在建设新中国的垦荒事业中又拿起了铁锹坎土曼，他们又抖擞起精神投入到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之中……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

我说边疆赛江南

诶来来来来来
赛呀赛江南
朝霞染河水
雪山倒影映蓝天
啊呀嘞
.....”

一排排白杨树拔地而起，一行行沙枣树直指蓝天，倏忽间，一畦畦林带像一道道屏障矗立于公路两旁。听，老军垦们放开了歌喉，歌声伴随着欢声笑语。大家都为自己用汗水筑起的长长林带而欢欣鼓舞，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出无法比拟的笑容。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劳动了！在沉睡了千万年的荒漠里种植片片的白杨林，在灰黄了若干个春秋的塞北边关栽上了行行的沙枣树，静寂、凄凉的察布查尔这块未曾开垦的草滩将昭示给世人一条无比生机勃勃的绿色长廊。不久，这儿便会绿叶婆娑，浓荫覆地，鸟语花香。

“.....

林带千百里
万古荒原变良田
啊呀嘞
渠水滚滚流
红旗飘处绿浪翻
.....”

听着悦耳的歌声，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我想起左宗棠当年在新疆戈壁滩上栽种了几千棵柳树，即引得春风渡玉关，千古留名。那么，兵团人如今在这里栽种了上亿棵树，创建了数千万亩绿洲；在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世界第十一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创造了“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这难道不更是为后人称道的千秋伟业吗！

是的，指导员说过，沙枣花要到夏初才开，而我此刻却似乎已闻到了那沁人心脾的幽香，我似乎已看到了金色灿烂的小黄花在我眼前绽放。我不禁心如潮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随着班长他们歌唱的节奏，为军垦农场美好的未来，也放开了歌喉纵情高歌——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
我说边疆赛江南
诶来来来来来
赛呀赛江南
万古荒原变良田
啊呀嘞
渠水滚滚流
红旗飘处绿浪翻
绿呀绿浪翻
.....”

开会

“当，当，当……”

“全连同志们请注意，开会时间到了，各班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参加学习讨论……”

随着清脆洪亮的钟声敲过，屋外又传来从广播里发出的广播声。确切地说，是一位老兵用广播喊话的声音。这喊话声像一声声进军的号角，像一阵阵催征的战鼓，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我的耳侧。常常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便浮现出这位老兵的形象——在风雪漫卷的夜色里，在苍茫一片的雪团中，在寒光闪闪的雪地上，一位从战火硝烟里走来的老军人正手握一把锈迹斑斑的铁皮广播对着营房大声呼喊。他的声音洪大，带着沙哑，带着些声嘶力竭。这位老军人就是我们一连指导员杨本余。

杨指导员四十二岁的年纪，参加过解放西北最激烈的一战——兰州战役。在战斗中负过伤，立过功。历史的进程，岁月的变迁，当年的英雄已成为兵团建设的创始人、领路人、军垦人，正指挥着一个连队进军荒原、开垦荒原、改造荒原的又一场全新的战斗。这位四川籍的指导员，直挺硬朗的身影，清瘦如刀削的脸庞，古铜似的肤色，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那双眼睛里放射出来的是军人特有的犀利与机敏的光，道道光束足以震慑全连上下二百几十号人。

我们的建设兵团带着一个“兵”字，带着“兵”字的团队里，就不乏“兵”的故事。杨指导员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兵，参加过多次剿匪战斗。可他

很少讲他的故事，他说他的战友大部分都“壮烈”了，他却很幸运，只有好好建设新中国，才能告慰他的战友。但是我们几个支青一进连队，还是喜欢打听，原来他真有故事呢！

战争年代，杨指导员还当过号兵呢，他家里的墙壁上至今还挂着一把古铜色的军号。那是在解放兰州的一次战斗中，杨指导员当时所在的连队随独立二旅固守一座古城，担负钳制和抗敌攻城任务。国民党的一个团向该连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官兵们伤亡惨重，部分阵地被敌突破。危急时刻连长急中生智，命令司号员杨本余吹起了冲锋号。敌团长被突然响起的冲锋号弄蒙了，误以为我军将大举发起反击，遂带残敌仓皇溃退。我军官兵趁机收复阵地，几位军部首长安全转移。

一九四九年九月，杨指导员的连队进驻甘肃省高台县，担负着肃清残匪的任务。在一村民家宿营时，一位老乡出于对人民子弟兵的敬重和爱戴，把自己珍藏的一面牛皮手鼓送给了当时担任班长的杨本余，并鼓励他奋勇杀敌。

杨班长不负重任，在一次剿匪行动中，他带领全班围住了孤身一人的残匪头子乌斯，并敲打手鼓吸引其注意力，战友绕后抓获了残匪头子……

至今，这面牛皮手鼓还珍藏在指导员的床头柜里呢！当然啦，在兵团，在天山南北的军垦农场，这样的战斗英雄不计其数，可在我们一连，却仅有杨本余一人啊！如今，杨本余指导员依然不减当年战场上一个司号兵的风威和光彩，依然鼓着腮帮一次次吹响向美好未来进军的“冲锋号”。他的声音依然嘹亮而又激昂——全连二百几十号人都听到了他的号音，就像战士跃出战壕一般纷纷拉开房门，走出各自温暖、温馨的土屋，急匆匆地穿过铺满雪花的球场，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积雪再穿过一排排土打垒营房直奔各班开会地点。

我们三班的会议地点在哪呢？没有固定会址。班长带着全班，有时去老职工家里，有时在集体宿舍，有时到连队托儿所。

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会址是托儿所。白天，几十个还不会爬或刚刚会爬的娃娃在这间不大的土坯屋里吃喝拉撒睡。屎啊尿啊，经过火炉高温的催化，可想而知，那会是何等“臭气冲天”啊！在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被那种难闻的气味窒息着，真不知道托儿所的阿姨和孩子们一天天地，是如何在这儿

被污染着的。

“这里面太熏人，班长，还是换个地方开吧！”

有人提出建议，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会址换到了老职工杨秀兰家里。

之所以选择杨秀兰家，很重要的原因无非是她丈夫劳改去了，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的这间屋子的主人杨秀兰便能自己说了算。再加上杨秀兰这个娘们大大咧咧，脸上成天挂着笑，仿佛永远都不会有生气的时候。这不，冬季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班将会址设在了她家里。

杨秀兰非常乐意大家来到她那零乱不堪的土屋，还觉得无上光荣，无比自豪似的。一张皮肉有些松弛的圆圆大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秋菊花，一双本来就很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嘴乐得好长时间都难以合拢。为欢迎全班同志们的到来，她特意往火炉里多添了些柴，把一面火墙烧得几乎烫手。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会议开始了，首先由讲一口江苏如皋话的丁邦岑班长传达连部会议精神，然后由身为四川转业军人的副班长作补充发言，接下来由谁讲呢，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进屋后，我往杨秀兰家火墙后面的柴禾堆上一坐，不过数秒，便靠着柴禾堆子昏昏入睡了！像一摊烂泥，我被火墙暖和着，劳累了一天的躯体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大脑神经，不知不觉进入梦境——我在烤热的大戈壁上跋涉，艰难地跋涉，总也走不出那黄沙漫卷的戈壁荒原……我睡得那么香甜，那么酣透，那柴禾堆简直是一个柔软的摇篮，大家的发言又像是最温馨最甜蜜的摇篮曲，我像一个睡在摇篮里的宝宝，被一双手摇啊摇。班里的同志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就那么甜甜地睡着，不知打呼噜没有。我甚至连想都不曾想，班长、副班长怎么都不叫醒我呢，班里的同志们怎么也没有一个人推醒我呢？他们不会不知道在火墙背后黑暗的一角有一个我蜷缩在柴禾堆上呼呼大睡吧！或许还说着梦话，还打着如雷的鼾声，嘴角还流淌着口水。总之，我是躲在黑暗里身不由己地睡觉，睡得十分香甜，睡得十分酣透。

一屋子人一定都看见了，奇怪的是他们谁都不惊动我。怎么可能看不见呢，就那么几平方米的一间土屋，大家挤在一起才挤进去的一间土屋！他们一定都听见了我的梦呓或是呼噜声，因为我干活儿一累就会打呼噜，可他们却尽量压低讨论发言的音量，唯恐惊醒我。